

玄覽堂叢書三集

第十二冊

卷之三 詩 五十一首

皇明職方川海地圖表卷下



延陵 陳組綬輯記

川海地圖小序

我

國家



兩京十有三省。所謂畿甸侯服也。其外邊若鎮。則綏服爾。故在畿甸之內。惟問米粟。在侯服之外。惟問侯男采。侯男采。府州縣也。綏服者。邊若鎮。以此有督撫道。必有鎮協守。其揆文奮武之謂乎。出乎侯服綏服之外。則為要而已矣。為荒而已矣。惟其為要為荒也。必夷必蠻。夷蠻必為暴客。于是乎東海而西沙。朔漠而南交。有重戒焉。重戒矣。而山川無別。則不知地勢。險阻莫辨。不利攸往。故先之以山川圖。欲東則江導之東。欲北則河導之北。

欲西則弱導之西。欲南則黑導之南。四水分矣。四水分。天下往。往必以師。師行糧從。故次之河漕。繼以海運。水道通而利來利往。懋遷有無。從西來者。繇渭洛。從南來者。繇江淮。從東來者。繇海渤。從北來者。繇河濟。此萬古之定論。今其待乎。然而王公設險。西北惟山。有九邊防。腹裏惟谷。有七鎮防。東南環陬皆海。海中之島。如日本爪哇之屬。不啻百千。豈可無脩備焉。將以靖萬里之鯨波也。則我

祖之始。命湯和經畧海籌。而隨卽命吳禎爲鎮海侯。命張赫爲航海侯。命朱壽爲舳艫侯。可法也。後先以海運爲名。而實東至于日本。西至于占城。往來之志。豈在運哉。無非欲以完我禹青徐水處什之七。俾海不揚波而後卽安。况乎

南京奠東南。

北畿奠東北。皆在揚充之濱。三江九河之間。

太祖所以獨重五軍營。營南京。營山東。營河南。營北平。營大寧。五軍五五而相連陸也。而防乎川也。乃今徑置之而不問焉。不問于前。猶曰承平。不問于今。今何時哉。曲突之見。莫先嚴揚子之江。兩京二東。浙江福廣之海。而以與九邊七鎮並防。故又次之以江防圖海防圖。而附之以日本入寇圖。苟依次而建五軍。依次而命三侯。運也。而又兼乎防矣。兼防也有官軍。乘水則資舟。乘陸則資車。乘騎則資馬。三者雖缺一不可。惟司馬獨以馬名官。馬足以濟舟車之窮也。涉水舟爲主。登山馬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馬爲主。以之春振旅。夏菱舍。秋治兵。冬大閱。需馬以爲陳。以之肯伐壇。削侵正。殘杜滅。需馬以爲政。以之作軍師。旅卒兩伍也。需馬以爲制。故馬政重焉。故又次之以太僕牧畜總輶圖。總

其政於太僕。太僕掌五馭者也。而歸其權於吾大司馬。大司馬專九伐之任者也。方今四海爲家。孰是邦國。馬欲其放。粟欲其散。惟

聖天子守在四夷。興在禮樂。省在刑罰。薄在稅歛。則薄海內外。日月之所出。日月之所入。九州之殞。絃之極。島之夷。莫不嚮日月之東西。望北斗之南北。而于我中國乎會同也。故又次之以四夷圖。而附以島夷入貢圖。用以彰

聖朝之無外也。又益以嚴

聖世之備內也。山川也。河漕海運也。海防也。太僕馬政也。四夷也。五者可徒曰禹貢之所成功。周職方氏之所同貫。而不爲我

太祖

成祖之所屬意。厚望于後昆。臻至治而躋之於大同之世也者。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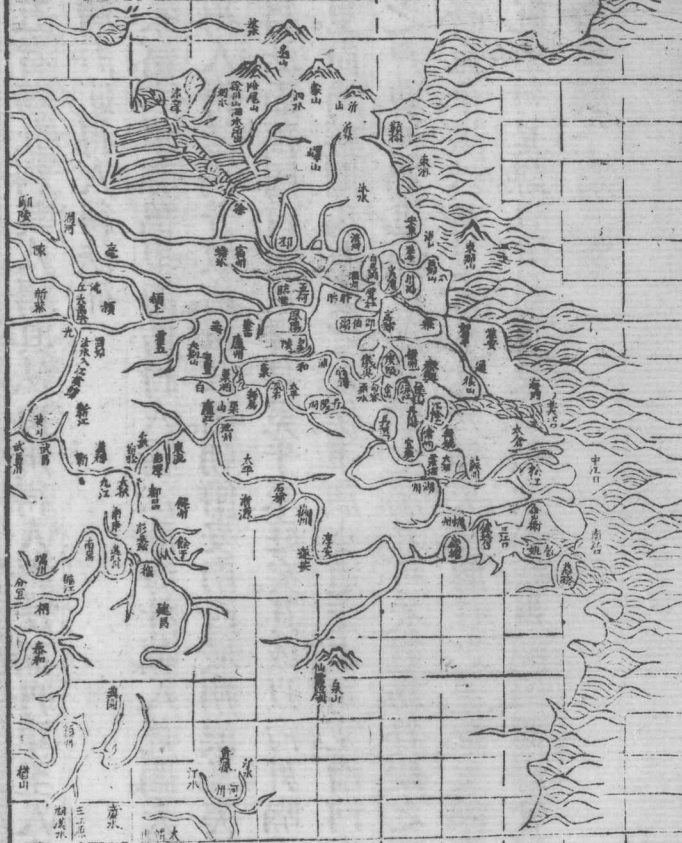
五者務在得其人。得其法。山川得人得法而舟車至。人力通行。漕海運得人得法而

國家富。六軍強。萬里海防得人得法而海外截。八荒闔。太僕馬政得人得法而并牧均。軍政肅。朝鮮安。南西域朔漠島夷焉。得人得法而萬國貢贄。重譯拜冕乎來庭矣。其或以海外隔君門萬里。尚屬緩圖。馬政委之太僕。車旗水道委之司空。漕河海運委之戶曹。四夷也。而以爲介鱗之屬。非可衣冠易。鋒鋌之事。非可膏血爭。誠然有是言也。此元儒吳澄膠柱之見。故支離聖經。錯亂章句。是謀豈吾所能及哉。循大禹濬川距海。四海會同。作川海地圖十有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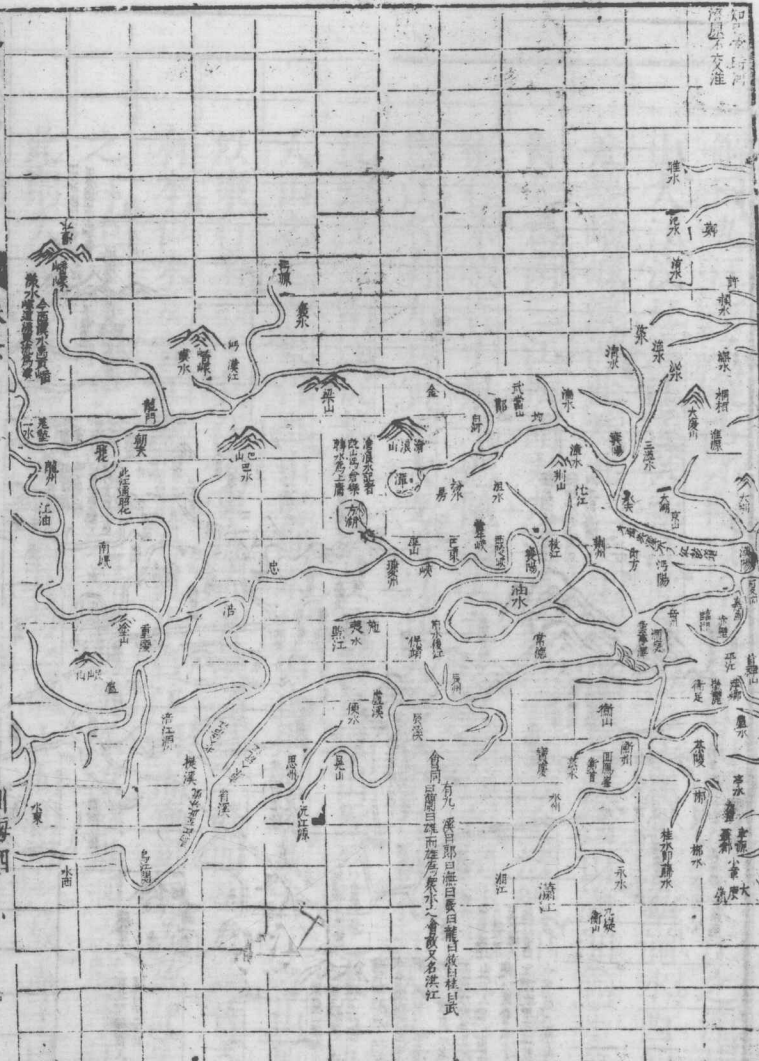
江山圖

江山東行故隨江水皆東行
每方二百里

觀大禹治河
澤之法不知此
七排不得其人
江順大禹之心
德力得盡之格
好道觀子教



知沙行河
清原水交淮



卷下

川海四

有九愛自即曰白龍曰龍曰故曰桂曰武
會同
呂開曰龍而延為果水之會故又名洪江

解曰。九江之名。從古不解。以今觀于江山圖。乃知大江之源。岷山。大江。汶江。濊江。遂久絕江。此爲三江。江北玉壘。瀟水。西傾。羗。墊。嶓。嶓。漢。沔。此爲北三江。江南水東。烏汶。衡山。瀟湘。頓。小章。貢。此爲南三江。所謂大九江也。其餘資永。潏。沔。涪。黔。印。洛。孫。鮮。彬。桂。不暇百十泉。不過隨護大九江以東行者。故曰九江孔叢。然江名有九。其實三大支。所以其入海也。中江從松江入。北江從鎮江入。南江從錢江入。亦又分三口以出焉。然江之東行也。大山之起而東行也。山起則水行。山止則水會。故大江之山。所以東行者。觀于其江之東流。而知漢諸儒三條四列之論。皆各有本。但未及言江東河北耳。且止言江河而棄黑弱。蓋故記失之耳。至于涇渭伊洛濟漯之歸乎河漢。漾汝潁淮泗之歸乎江。此則大禹治水之功也。皆因其勢之就下而利導之。故孟子曰。

跡九河。滄濟潔而放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放之江。大禹有如此之治功。孟子有如此之知言。宋儒乃以爲記者之誤。夫亦未嘗披圖而徧閱之。熟會之。胷中不了了。故以爲誤也。凡禹貢之言山。每山皆大地千里。但其起者爲高山。其止者則爲平原。故河大山積石起祖。而汧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嶽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鳥鼠太峯熊耳外方桐栢倍尾終南惇物泰岱環河之左右。而追隨護送。河于北。凡二十有三山。江大山嶠嶠起祖。而荆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敷淺原蔡蒙蒙羽嶧陽環江之南北。而護送之。凡十有二山。弱大山惟合黎引弱以西行。凡一。黑大山惟三危翼黑而南下。凡一。織皮崑崙析支渠叟。西戎曰西方之卽敘和夷曰梁州之底績。萊夷曰青州之作牧。皆言四夷荒服國。使崑崙而爲萬山之祖。禹貢必峙之于

四嶽矣。大莫大于積石。而高莫高于四嶽。故奠四嶽之外。則惟
論其起祖發源之山。追隨護從之山。大山發大水。小山發小水。
山大則氣脉長而水源深。流澤遠。護從多。枝派衆。故禹州惟九。
而山則三十有七。川雖有九。而分東西南北。則惟四也。

河嶽圖

河水北流故隨河大小水山皆北行
每方二百里



東海

漁陽治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廣昌治水東南至容城入河行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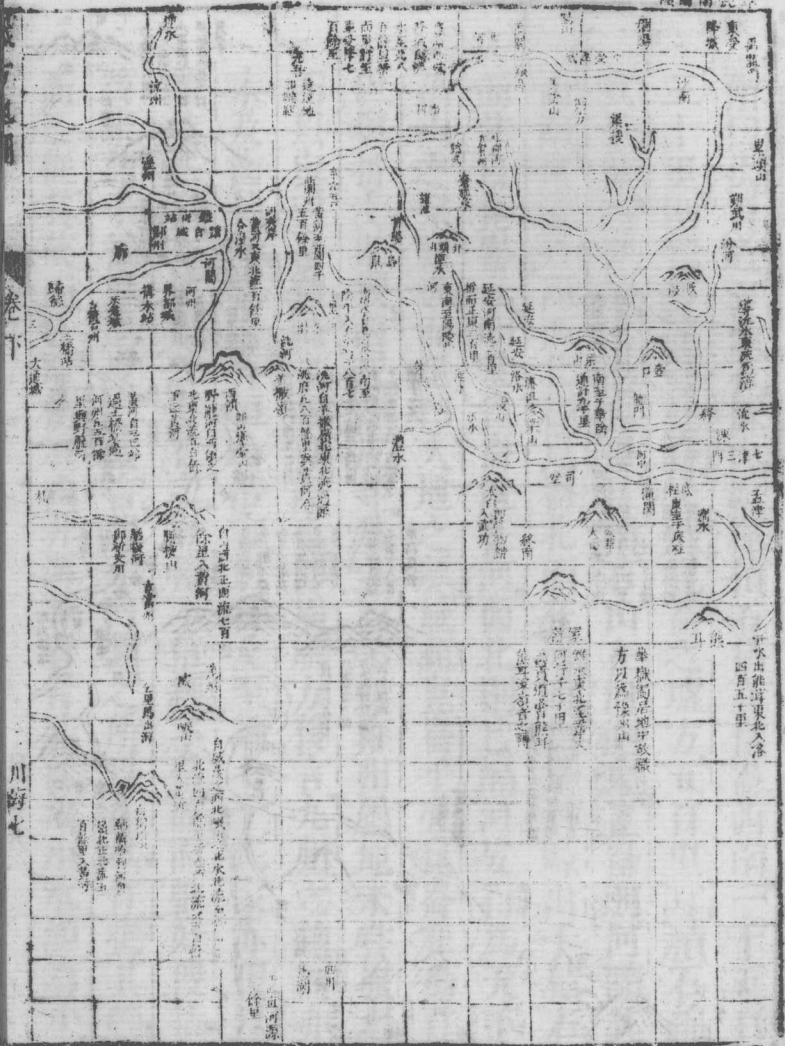
靈立治水東南至文安入大河行九百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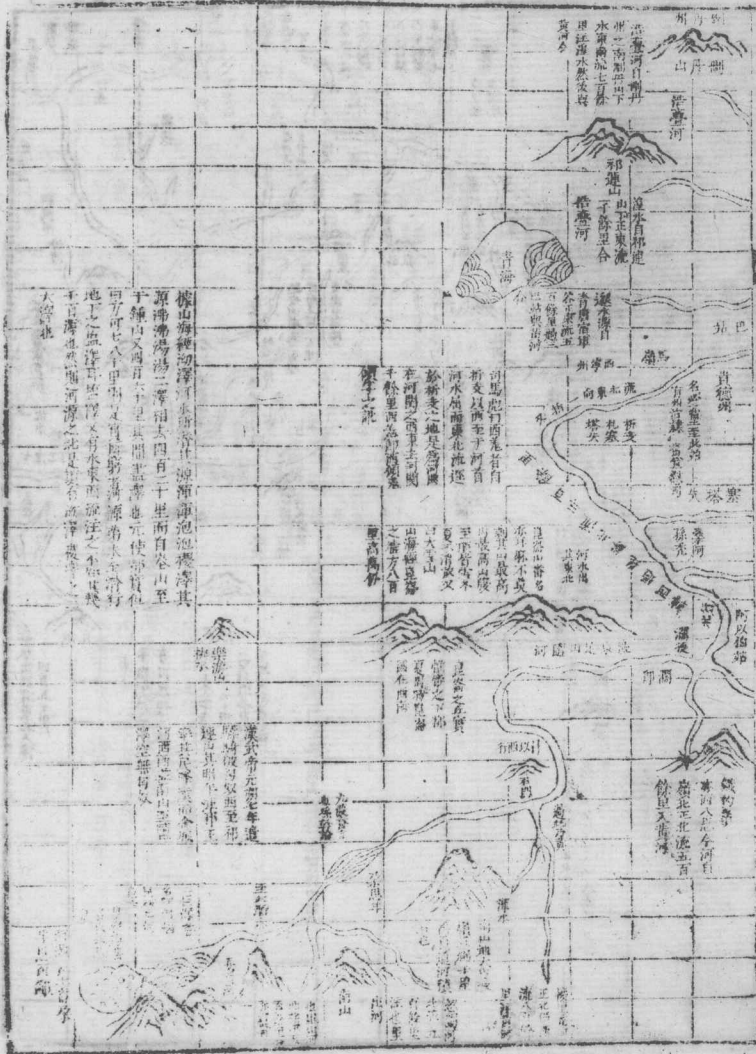
兩城治水東南至文安入海行千三百七十里

陰館治水東南至泉州入海行千一百里

外方

嘉慶
二十五年
秋
南
風
雨
至
多
雨





解曰。禹貢道河積石。據山海經。積石猶在崑崙西南。一千五百三十里。則積石遠過崑崙。又據崑崙之墟。方五百里耳。積石綿亘千里。則積石大過崑崙。且積石山在河南東。崑崙則河隨其山南。東流折而西北。經崑崙北而在河西北。是河源出于積石。而非自崑崙也。明甚。崑崙旣在河西北。則已隔河。安得爲天下萬山之宗祖也。而更曰大地之脈。咸祖崑崙乎。况崑崙在禹貢。但與折支渠搜。西戎織皮等。爲五國。不過雍州屬地。未嘗旅之。而以與四岳並峙也。經可證也。卽周職方侈言九州之鎮。而亦未及齒鎮乎。崑崙。齊桓公浩言封禪。及至論七十二家。亦但以離枝匹。崑崙。何魏莊渠者之好怪。不信經。不信故。而惟好搜括。後來諸子揣摩遙度之。妄言此予河圖之所以作也。作從其經而已。從其故而巳。曰積石山非河源者皆非也。故小水源有小